

歐陽江河訪談(上)

走近詩歌
爲了遇見自己

前一段時間，因為綜藝節目《中國詩詞大會》的大熱，背詩詞似乎成為了新的流行。一位朋友在微信朋友圈記錄下一段哭笑不得的書店見聞：

「這不是借書的地方吧？」一位中年婦女掀開門簾，大聲問。「這是書店。」男店員從收銀台後伸出頭來回答。「給我找一本中央電視台《中國詩詞集市》的書，給孩子背了參加比賽那種。」女人說。

這讓人啞然失笑，卻也讓我們想起從小和詩詞的尷尬相遇——背之，苦也；讀之，不解也；棄之，不捨；再看之，呢……詩，就像是那個「都知道她好，卻親近不起來」的高冷朋友。我們與詩歌隔閡已久。

詩人歐陽江河，曾被國際詩壇譽為「最好的中國詩人」。他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寫詩，從早期的成名作《懸棺》，到後來的《漢英之間》、《玻璃工廠》、《快餐館》等，到2016年為他摘取「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傑出作家」大獎的長詩《大是大非》，詩作深入社會、人文、精神等不同層面，不僅探索語言的異質混雜與對事物的精銳剖析，亦將個人經驗與公共現實相連結，進行辨證反思。

最近，歐陽江河受港大中文學院之邀出任駐校作家。除了公開講座與學系講談，也到中學與學生對談。在他看來，詩歌，到底是晦澀的字語迷宮，還是通往美與真實的花間小徑？



採訪、文字、攝影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

文：文匯報 歐陽：歐陽江河

文：您這次來香港，還會到中學演講？

歐陽：對，會涉及到詩歌的美感和想像力等問題。現在我們的詩歌，包括教育上有很大的問題，我們和詩歌很隔閡，把小孩的天生的童真的東西、天然的想像力，全部都放進一個制度化的、大人的、成年的轉向，併入一個序列，這個序列最後都指向實用性——怎麼應付高考，引向一個功利的方向，早就把這個方向性限制住了。這很有問題。為什麼不在兒童們的天性朝向美感、朝向詩的想像力的年代裡面，給他們一些自由，一些享受，一些禮物？這個禮物來自於詩歌，不是來自世俗性和成功，不是來自高考，也不是來自金錢，而是來自一個更自由的、更廣闊的詩歌的傳統，這樣一個古老的饋贈和回聲。這一點其實是世人在教育上的使命。我特別期待和孩子們的交往，要趁他們中毒未深（笑），讓他們在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時代好好地享受一下詩歌的美感，想像力和自由。

文：這些詩歌的討論，是從現代詩的角度，還是從古詩開始？

歐陽：當然會涉及到古詩，古詩來自於漢語，和當代詩歌不一樣。當代詩歌是用白話文，所謂的現代中文寫作，是不一樣的語言。現在的小孩們很少學習古文，其實漢語本身已經被古代那麼多優秀的詩人給塑造過、使用過，已經浸透了詩意的內核，有着詩意的顏色和香味。如果放棄了這一塊，其實很可惜，這個是中國幾千年的一個神聖的、神秘的、古老的、天上的禮物。而且它們和我們的現代生活其實不矛盾。

這些漢語的花在那裡開着，你看看不看它不開它，這些花都在那裡高傲地、詩意地開放。為什麼我們不去看看、聞聞這些花，去打開這個詩歌的詩意的花園？我和孩子們交流時，就是希望他們可以走進詩歌的花園。你讓他們老在這種窮街陋巷、金錢大道上走，豈不是太枯燥了嗎？這裡只有汽油味、灰塵、各種廣告招牌。閒暇時能到詩歌的花園中散步多好呀！

詩歌不是知識碎片

文：我們小時候學詩歌，很多就是課文式的背誦。長大以後常常覺得詩歌很晦澀，很難以進入。您覺得應該

怎麼面對這種情況？

歐陽：那是因為沒有置身其中，特別是小孩子心智沒有很成熟的時候，你接觸詩歌，在教育體系中，詩歌都被放在一個課文的系統中，作為一個補充，一個分支，一個插入，不是一個連續性的、生命的和語言藝術品的連續的狀態。突然這樣進來，當然會覺得晦澀。而且詩歌也被分解成知識的碎片，問答題，選擇題，中心思想是什麼……變成了碎片化的知識化的。

現在大陸的電視也在背詩，你可以背一千首詩，但是可能一首詩你都沒有真正地領悟。你可能懂了字面上的，從知識分解的角度，每個回答都是正確的，但是不等於你真正能進入到詩歌的內核，詩歌中真正的世界。詞語只是進入這個世界的通道而已，你誤以為你打開了所有的門，其實並沒有。所以有時候，這樣來理解詩歌是有問題的，和真正的詩意的領悟和感動，進入到飛翔自由和幸福的狀態是不一樣的。因為詩歌到最後是打開一種生命的狀態，這個狀態被打開後，你遇到的詩意的對象是你自己，是你認識你自己，定義你自己，是人之為人這個定義的所謂的「人之境」的一部分。現在，詩歌正在慢慢變成一個益智遊戲，這個其實是有問題的。詩歌有一個秘密的對應、相遇，一個突然的領悟和感動。這個秘密的進入只有你自己。

但我也沒有完全否認它，背一些詩當然比完全不背要好，大家起碼開始去關注詩。也可能背着背着變成一種鮮活的狀態和生命，詩歌被大家打開。這說不清楚。能背還是比不背好，但是以為背了就進詩了，這不可能。

天生就是詩人

文：您曾經說過自己「天生就是詩人」，這種認定是如何形成的？

歐陽：這其實包含了一個什麼？不是一種驕傲，或者一種身份認定。它只是一種對使命感的確認。我覺得我身上有一個創作、傳承、理解詩歌的其實比較深的命運，比較神秘。這個其實來自於我的自我認知，因為人其實特別難的是認識自己。人身上有很多個自我，比如你作為一個詩人的自我，也有你作為反詩歌的自我……通過哪一個自我你能夠昇華、塑造和穩住你自己？這個是關鍵。是政治、金錢、成功、教

育？還是寫作？還是作為學者的研究和考古？又或是表演者、演員、藝術家？哪一個真正能夠把你自我的最宿命的，有時可能是最黑暗的部分給提取出來，構成一種光明和力量，一種建設？人不是天生是什麼，它是一個建構，不是你叫什麼名字長什麼樣子，那樣一個檔案中的認定，而是通過自己一生的行為來不斷地建構自己的存在和發生。這個建構有很多不同的方式，我認識到自己就是主要通過詩歌。我有各種可能性，我的愛好特別多，我也可以寫文章當批評家，也可以寫得很好；也可以聽音樂，非常enjoy，通過這個提取自己生命中最驕傲最優美的部分。我甚至也可以寫音樂評論。但所有這些，全部加起來，都不足以否認、消滅和詆毀我作為詩人的那個部分。所以我認為我天生就是詩人，是身份的、命運的、創造力的認知。到底人之為人，我是誰，我來自哪裡，將要去到哪裡？所有這一切總的疑問，總的判斷，若要給出一個回答，就是作為一個詩人。這可以回答所有這一切。

文：您八十年代開始寫詩時，就已經很清楚自己以後的創作道路嗎？還是說那個時候是處在一種有慾望，有能力，去嘗試的階段？

歐陽：八十年代時，我更多的還沒有認識到這個宿命。我朦朧朧朧的，年輕嘛，寫就是了。又有才華，有能量，有可能性和衝動，詩歌自然而出現了。這也是我認為我天生是詩人的一個證據。我還沒有意識到答案的時候，已經出現這樣的敘事和建構。但是呢，真正把它作為一個宿命論的問題提出來並給出響亮的回答——不是驕傲和傲慢或自我狂妄，而是包含對勞動、工作性質，甚至是人性的幽暗部分的一個總的質問和回答。真正是我停筆十年以後。

詩歌能百分之五百表達我

文：那十年，您是計劃中的停止寫作？

歐陽：也不是，我是想試着換一換，看我能不能不寫詩、不當詩人也能活得很好，也能不辜負我自己。但是這十年之內，我不停地覺得我有寫作的衝動。我忍住又忍住，克制又克制，我發現我不寫詩的時候都是詩人。因為我對世界的觀察角度，表達這些觀察的哪怕日常談論的語言，看待問題

的立場和方式，構成的價值判斷，都是詩歌的。所有這些都在指向我作為一個詩人的存在方式。所以為什麼我說我天生是詩人，因為這是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，而不僅僅是作為寫作方式的存在方式。我是以詩人的方式在存在，它涵蓋了一切。「天生」指的是自然的，宿命的，和你自己不想沒有關係。有的人一輩子想成為詩人，不停地寫啊寫，但根本不是詩人。但有些人，比如蘇格拉底，哲學家，他一輩子根本不寫哲學，但他天生整個存在方式思考方式表達方式就是一個哲學家。他只是不寫而已。詩歌和哲學一樣，它不是寫的產物。恰好，它的寫作把不寫和忍住不寫都包括進來了，把這種對寫的限制都包括進來了。它不是一個頭銜或一個工作，好像一寫，你就是詩人了。而是作為一種存在方式和思考方式——我是一個詩人，哪怕我一輩子不寫，我也還是一個詩人。這是存在意義上的。這樣來理解詩人，和我們傳統意義上所理解的詩歌是寫出來的，很不同。有些人是這樣，他不停地寫詩，但他的存在方式是反詩歌的，是對詩歌的羞辱和嘲諷。這種詩人在中國大陸是很多的，他們不停地寫，但思維方式存在方式乃至人品，和詩歌、詩人相去甚遠。

天生是詩人，這其實是有點卑微的認定。因為我生命中其實有很多其他的東西，我可以成為一個書法家、文化評論家，文學、詩歌、美術、音樂，我每個領域都可以做得非常出色，因為我可以帶着我詩人的天分和本能，投入和灌注到這個專業中，我都能做得非常好。但我為什麼選擇詩歌？因為它最能在所有的方面，包括卑微的、黑暗的、不那麼光彩的、自我批判的、讚美的、善的，甚至邪惡的方面，都能回應我、塑造我、表達我。它就像是一個可以抵達我腳底板的深呼吸，包含了血液的流動，包含了窒息，包括了換氣……所有的環節。

其他領域一個都不能百分之百地表達我，但詩歌，可以百分之百地表達我。

預告：下一期，歐陽江河老師將向我們講述他如何看待詩歌的創作，如何創作長詩，如何用詩歌進入社會的公共層面。敬請期待。

書介

圖文：草草

我與村上春樹、書，還有畫筆

作者：安西水丸
譯者：楊家昌
出版：創意市集



村上春樹曾說，自己的文字配上安西水丸的畫作便成為非常幸福的文章，它們沒有要讓人佩服或讓人讚歎的必要，它們誕生後身體就直接裹上了「水丸性」的外表，舒服安穩地待在圖畫旁邊。安西水丸與村上春樹第一次合作是在1981年，水丸替村上刊登於《TO-DAY》雜誌中的短篇小說《鏡中的晚霞》繪製插畫，

從此以後的30年間，兩人無論是工作或私底下都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。回顧自己與村上春樹的合作經歷，安西水丸挑選出最具代表性、最有意義的30幅作品，讓喜愛插畫的人與村上春樹迷感受兩人創作當下的氛圍。

童年

作者：尚-雅克·桑貝 (Jean-Jacques Sempé)
譯者：尉遲秀
出版：新經典圖文傳播



世界級漫畫/插畫大師桑貝訪談式傳記首度出版，收錄近三百幅精彩畫作，大部分為首度公開。以《淘氣的尼古拉》帶給世人純真歡笑的桑貝，其實有個痛苦的童年：父母無盡的爭吵、叫囂、大打出手；鄰居側目，同學對他的家庭狀況私語嘲弄；貧窮得付不出學費、常常搬家……但這一切並未讓桑貝變得憤世嫉俗，也不擁抱教條。他畫單幅幽默畫、跟朋友合作加上文字，賺取酬勞。漸漸地，地方報紙、雜誌願意刊登；漸漸地，他的畫作帶他離開波爾多家鄉，走向《紐約客》封面及其他報刊版面，觸探世界各地讀者深層的記憶，喚醒最恒常的溫柔。時間一年一年過去，但桑貝筆下的童年不曾老去，一如既往地純真，一如他眼中的自己：「從來沒有變成大人」。

說文學之美：品味唐詩

作者：蔣勳
出版：有鹿文化



唐代是詩的盛世，詩的形式已經完美到了極致。蔣勳從大唐盛世說起，以張若虛、王維、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與李商隱的生命與詩作，巧妙糅合歷史知識與美學觀點，推敲一首首詩的完成。並以最貼近文本的方式，理解每一位詩人的經驗與情思，讓舊詩煥發光彩。

蔣勳用自己的開放心靈呼應了那些歷久彌新的詩，分享了生活的情趣、生命的感動。

書中 黃金屋

楊照：舊書才新鮮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劉蕊 鄭州報道）台灣作家、文學評論家楊照帶着一套精緻的書籍《經典裡的中國》來到鄭州，作客「松社我來講」，他由「天籟之音」說開去，從中國傳統民樂的起源和演變，到西洋古典音樂、哥特式建築，圍繞主題「今天我們如何閱讀經典」進行了精彩的演說。

本系列是楊照結合「歷史式讀法」和「文學式讀法」對中國傳統文化經典（《詩經》《論語》《孟子》《老子》《墨子》《莊子》《戰國策》《左傳》《荀子》《尚書》）的選讀和導讀。通過對這十部經典的部分章節的逐字逐句解讀，還原經典於具體的歷史情境和歷史脈絡，展現出先秦時代諸子百家面對現實變化提出的因應之道，勾勒學派代表人物有血有肉的個人形象和個性及其現實活動；同時，通過還原，讓今天的讀者領略到經典所展現的思想和時代精神獨特魅力，既因為古今時代境況差異而激發個人的思考，又因為古今相同而感同身受，汲取古人先賢應對生活的偉大智慧。

楊照說，在這個被手機控制的時代，閱讀更加有意義。「簡簡單單地一首莫扎特的鋼琴曲，如果我們不閱讀，就只知道『好好聽』，聽了好幾首都好好聽，可是它們之間的不同是什麼？必須要閱讀音樂才能領略到複雜的音樂。我們可以閱讀一幅畫，閱讀一座建築，甚至最應該閱讀的是我們身邊的人。」他認為，閱讀不是為了尋找答案，而是找尋問題。「當我在說閱讀的時候是在說為自己而讀，為問題而讀，主動、專注地去讀。今天我們如何閱讀經典？首先要認閱讀經典是為自己而讀，這樣一來我們會願意以閱讀的態度對待任何事。」而面對經典是什麼這個問題，楊照的答案是，經典最簡單意義就是經過時間沒有被淘汰的舊書。「舊書才新鮮，那是完全不一樣的時代，它有機會讓我們離開當下。」



徵稿啟事

本版「書評」欄目開放投稿，字數以1,300-1,500為宜，請勿一稿多投。如獲刊登，將致薄酬。投稿信箱：feature@wenweipo.com或bookwpp@gmail.com